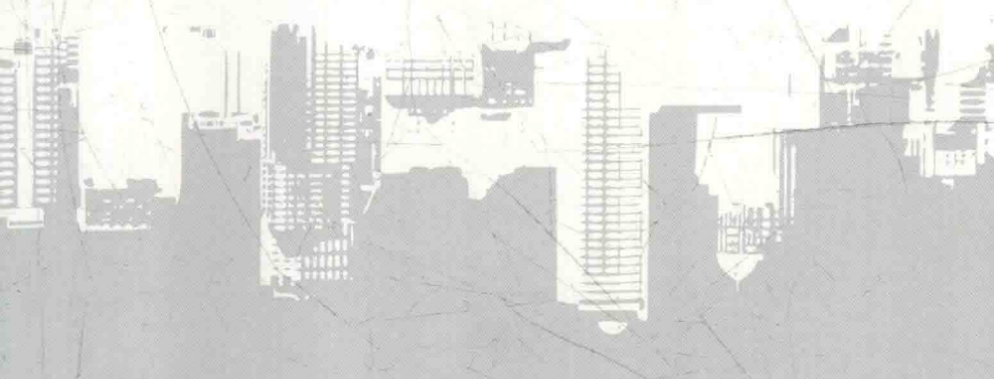




胡不归

TORNA A SURRIENTO

刘紫薇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胡不归

谨以此书献给全体留学生及家长

TORNA A
SURRIENTO

刘紫薇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不归 / 刘紫薇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080-9541-7

I. ①胡…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4621 号

胡不归

作 者 刘紫薇

责任编辑 赵 楠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43 千字

定 价 39.8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序

一面照出留学生众生相的镜子

邱振刚

《胡不归》一书，视角新颖，选择了两位远赴加拿大留学的河南农村小伙作为双主角，这种结构设置十分大胆有趣，加之语言诙谐灵动，通过对人物海外留学生涯的多角度描述，较为真实地展现了东西方教育、文化方面的差异。这部作品全景式展现了85、90后留学生的群像，回答了众多留学生家长一直以来的如留学是否值得，留学对一个普通中国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留学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实际问题这类疑问。这部作品打破陈规，没有以猎奇方式铺陈对国人较为陌生的异国风情，而是真实展现了留学过程中的酸甜苦辣，是类似题材作品中言之有物的一部。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我一贯强调文学应以小见大，以点带面，通过具体人物形象展示某一人群的现实境遇与精神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胡不归》无疑是成功的，它通过对两个主要人物留学生活的细致勾勒，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整整一代中国留学生的心理，并对他们的人生选择发出诘问：生命的价值，在于承担责任还是追求自由？这是中国新青年们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这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迷思。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留学，作为一个“逃脱”家庭束缚的手段，如今也成为不少孩子离家的保护伞。然而，这柄保护伞的作用范围，又能有多远？能赋予所有留学者一个可资夸耀的人生吗？作者在留学心理上的分析令人称道，小说中孩子和家长的冲突更体现得宛如现场实录般真实。应该说，是作者真实的留学经历赋予了这部书扎实的原型和有血有肉的细节。任何现实主义的作品，都是对某种现实场景、现实需求的回应。作为近年来教育题材小

说中难得的佳作，老师、学生和家长都应该看一看这部书，这里面包含了太多对他们内心疑问的回答。作者大胆地捅破留学万能论这层窗户纸，揭露了留学生活中某些不为人知的真实一面，引发人们去思考，留学究竟是幸运的“阳关大道”还是不幸的“虚假繁荣”？近年来，随着留学成为教育的一部分，大量留学题材的作品应运而生。《胡不归》一书依托于作者真实的留学经历，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留学的全貌，让读者真正理解了留学生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虚构文学的成功得益于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有赖于作者异于常人的敏锐观察力和丰富阅历。缺乏亲身经历的现实主义文学如无源之水，只听点滴传言的作品独木难以成林。从评判现实主义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来看，距离真相越近，写出来的文字就越富有清晰可见的现场感，令读者更快地进入作品所描述的生活情境，获得更真实的知识积累和更鲜活的阅读感受。《胡不归》以亲临其境的笔触，囊括了留学过程中的点滴幸福与困境，如镜面般将留学众生相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再三感叹。这种内心的震动，是那种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一味强调作者对域外生活的个人化观感的长篇游记式作品所无法带来的。

当然，从更严格的标准来看，这部作品远非没有缺点，两位男主角的个性，对生活、命运的深层态度，在二十余万字的篇幅、三年的留学时光里始终保持在某个固定状态，导致人物心理的层次感有所缺失；剧情的进展更多依靠外部情节的注入，而非人物内在性格、心理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复杂博弈，这固然是强化作品可读性、故事性的必要手段，但势必也弱化了作品的文学质地，对人物形象的饱满度也有所损伤。更重要的是，作品中虽然不乏对两国教育制度的对比，但整体来看，作者未能实现以个人际遇对国家之间文化结构差异的折射，蕴含在作品的思考似乎始终没有突破个人、家庭的藩篱，达到国家、民族的层面，也就没有构造出那种高品质长篇小说应有的宏阔高远的内在格局。

总体而言，这部作品瑕不掩瑜，《胡不归》的作者有着四年留学经历，丰富的素材积累让故事跌宕起伏，能带给读者舒适流畅的阅读体验。作为留学题材作品中的优秀之作，《胡不归》值得一读。

目 录

序 / 1

楔子 / 1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38

第三章 / 87

第四章 / 123

第五章 / 183

第六章 / 214

第七章 / 255

第八章 / 297

楔 子

“你们看到的这五十多人里，只有四个回国了。”

我以这句话作为在大学母校演讲的开场白。投影上播放着当年同去留学的学生合影，台下是一群如我当年一样懵懂的大学生。合着橘黄色的舞台光，我能看到台下的学生们在交头接耳，我还能看到前面几排孩子脸上惊讶的神情。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似乎没有一个人看出我本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也没人在意我的过往。

“……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我不出国，就没有今天的我；如果我不回国，也不会有今天的我。能出去是机遇，能回来是责任。”

以这句话收尾，演讲圆满结束。我正准备拎包离开，校领导就迎了上来，脸上满是笑容：

“百忙之中能来一趟，真是帮了大忙了。”

礼堂外，一位身着褪色棉服的老妇人拎着个布兜站在一棵槐树下等人。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下台阶接过她手中的包袱，连声道：

“娘，你咋找到这来了？挺冷的天咋不进去？”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用开裂拉人的手摸了摸我的脸，笑道：

“冷个啥，比村里暖咧。这是大学，不比别的地方。里面都是文化人，怕人看了笑话。”

她和我说话，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颇为尴尬地站在远处观望，似乎在揣度我和这个农村女人之间的关系。

“这我娘！来学校看我。”

时隔多年，我终于能挺起腰板说出这句话。不顾娘的反对，拉着她走到众人面前，自豪地介绍。

第一章

“做人不该忘本，俺都懂得道理，你个大学生咋不明白嘛！”

爹一句话，让大学毕业回家的第一顿饭成了声讨大会。

娘坐在爹边上，我坐在爹对面，一家三口大眼瞪小眼，谁都不说话。我伸手拿了个馍，就着娘炒的西葫芦肉片默默地吃。过了好一阵子，还是娘先开了口：

“水生你看……你叔供你念书，书也念完了，工作也找着了，你可出息了，他家树儿可不中。树儿是你兄弟啊。就不看你叔的面儿，看看树儿……”

“杨树杨树杨树，什么都是他！到底我是恁儿子，还是他是恁儿子！”

我把筷子“啪”地一撂，推开桌子转身出去。听见我娘在我身后喊：

“水生——你的馍！”

“不吃了！气饱了！”

我沿着村子的土路跑到田地里，仰面躺下。大夏天的跑了一阵，脸上头上都是汗，和眼泪混在一起，模糊了眼。

二十三小时前，我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二十三小时后，我争取了整整四年的成果就随着爹的专断独行，消失得干干净净。

“小关，关承泽对吧？不错，我看过你的资料，还没毕业就参与几个项目的开发，还在六建实习过……实践经验很丰富，这在应届毕业

生里面可不多啊。刚才面试表现也很好。年轻人，不要妄自菲薄，我也是小地方出来的，也没什么背景，如今也做到副总了。我看好你，好好干。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英雄不问出处嘛。”

建设部的面试官握着我的手向我道喜。四百多人中只录取一个，这个人就是我！说不高兴是不可能的，从公司的玻璃大楼出来我都是恍惚的。回到学校，同宿舍的兄弟得知了这个消息都为我高兴，散伙宴上宿舍的老大、老二、老四举杯祝贺我，纷纷道：

“老三以后肯定前途无量，这出息了，可不能忘了哥儿几个啊。”

“三哥以前就是咱系成绩最好的。真给咱寝争脸，四百分之一啊！这工作，公务员啊！待个两三年，还不有车有房？你啊你，事业爱情双丰收，有了北京户口保管套牢北京妞儿啊！”

“老三，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不是喜欢这表嘛！也不是什么贵东西，送你了！祝你鹏程万里！”

老大说完把腕子上的金表解下来直接系在我手腕上，揽着我的肩膀拍了拍。

“喝！今天是老三大喜的日子，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我被灌得晕晕乎乎。第二天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家人。买了最近的一趟火车票，给爹带了两瓶精品牛栏山，花光了我口袋里最后几张票子。硬座倒大巴再倒皮卡拖拉机，想着爹娘听到喜讯高兴的样子，拎着没开封的酒，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一路跑进村子，我回到家，推门就喊：

“娘！爹！我有工作了！”

没有一丝回应，记忆里的老宅破败依旧。红土砖灰色的瓦片，乌涂涂的，还掉了好几块砖头，墙皮也开始泛黄，剥落下来一块块的，看着像扭曲的疤痕。我看了眼老大临别时送的纪念表，晚上八点半，这个时间还不在于，只可能是去杨树他们家了。

我沿着村子的土路往最亮堂的地方走，村里路灯少，最亮的几个都在杨树家附近。我边走边给梁爽打电话。

“是我。”

“啊，承泽，你在哪？”

女友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让我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

“在家。建设部的面试过了，想先和爹娘说一声，就跑回来了。”

“啊？过了！太好了！我听说好几百人呢。这可得庆祝庆祝！等下周培训结束，咱俩都回北京了，我给你接风。”

“好好，北京见。”

挂掉电话，我这心跳得就和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兔子一样。我常想，梁爽到底看上我什么，挺漂亮的一个北京姑娘，追她的人也不少，一直跟着我。这么多年终于熬出头了。有了这份工作，她家里应该不会再排斥我了。再过两年，等她毕业了，我也在单位站住了脚，正好结婚。

我边想边走，美得哼起了小曲。约莫过了二十分钟，山坡上一座二层小楼映入眼帘，白墙红瓦利利索索的青石板地，门口种了一圈不知道什么品种但是挺香的花。那是杨树的家，也是我们村唯一一个二层小楼。

“水生来啦！快进来，我们正说你呢！”

杨树他娘听见门铃声迎出来。每次见她我都不由得感叹，明明比我娘还要大两岁，杨树他娘看着就像我姐似的，永远那么年轻漂亮。

“水生！”

还没见人，只听声音就知道娘来了，我一把抱住穿着围裙的娘，却被弄了一身白乎乎的面粉。

“哎哟！你回来怎的也不说声。”

娘看着我只是傻乐，用一双沾满白面粉的手捧着 my 脸，不住道：

“俺家水生回来了。树儿他娘，你看，水生是不是长高了点儿？”

我闻言不由得失笑。什么长高，都二十五了，哪里还能长个？娘还是老毛病，怕说我上大学触动杨树娘伤心事，就拿我的身高打岔。不过她不知道，以后她就不用再这么谨小慎微了，这些年的苦终于熬出头了。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告诉她，工作有着落了，接下来就是

享清福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看看你家水生，一毕业就回来了。哪像我家树儿，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文凭也没拿着，不知道‘野’到哪去了！”

“咱家那疲沓的儿子怎么和水生比？”

杨树他爹背着双手从屋内踱出来，看到我娘抱着我，冲我点点头，笑了笑。

“我也就是说说。哎……树儿有水生一半懂事，我就烧高香了。”

杨树他娘叹了口气，伸手掸了掸我娘围裙上的面粉。娘这会儿才如梦初醒，发现我被她抱得一身白。

“哎哟……瞧瞧这弄得。”

娘拉着我进屋，正赶上爹过来洗菜，见我回来就开口道：

“水生，你回来了？过来，俺和你说个事。”

我跟着爹走进后院，爹坐在井边点了旱烟吸了起来。我看他没有开口的意思，深吸了一口气，抢先开口道：

“爹……我也有个事要告诉您。您知道建设部吗？四百多人选拔，我通过面试了！下个月……”

爹似乎没有心思听我讲自己的事，打断我，猛抽了一口烟，吐了个烟圈，一拍大腿道：

“就这么定了。你和杨树出国去。多好的机会，旁的想去还没得去呢！”

爹说完把烟袋锅子在井边磕了磕，灭了火，转身进屋去了。我整个人都是蒙的，想叫爹回来细问问，嗓子眼却像是堵了个核桃，只能发出“赫赫”的喘气声。我在外面站了很久，夜风很凉，我站到手都有些发冻了，才渐渐消化了爹究竟说了些什么。凭什么杨树要出国，我就得跟着去？我又不是卖给他家了，一辈子都得围着他转。我还要去建设部工作呢！心中无名火起，冲进门准备找爹理论，正撞上出来找我的娘。

“水生，吃饺子了！”

娘的声音给我打了一剂强心剂，我跑过去拉住娘的袖子道：

“娘，我找到工作了，建设部，国家机关，去了我就是国家干部了。人家管户口，管房子……我好不容易才考上的，爹他肯定是不知道，那可是多少人做梦都想去的，我去那上班，你们就不用整天种地了……”

娘见我冒冒失失比比画画，看着我的眼有些湿润，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叹了口气道：

“莫着急，慢慢说。”

“娘……我不想出国。”

2

三个月后，北京。

“老处女来啦！”

一个男孩从我身边掠过，飞也似的撞开教室前门，给屋里的学生们通风报信。我从后门玻璃看到原本还在化妆、打盹、玩游戏的学生们顿时正襟危坐，拿出教科书和作业，全都装出一副好学生的模样。

几分钟后教室的门被打开。班主任穿着全黑套裙戴着金丝眼镜盘着头发，踏着高跟鞋趾高气扬地走进教室。我和杨树跟在她身后，上了讲台。杨树穿着一身潮牌，撞色帽衫哈伦裤，反戴着棒球帽，嘴里嚼着口香糖，瘦削的脸上挂着满不在乎的微笑；我规规矩矩地穿了一身运动服，拎着一个书包，背上还背着一个，一路低着头，谁都不想理。

“班主任好！”

学生们刻意奉迎，一改之前调侃“老处女”的不尊重，纷纷招呼起来。

“同学们好！”

班主任脸上闪过一丝权威被重视的满足，点了点头然后转向我和杨树。

“这两位，杨树还有……关……呃……你叫什么来着？”

班主任推了推眼镜有些尴尬地低声问。

“关承泽。”

出于礼节，我低声回了句，心里却有些不悦。我承认我的名字不如杨树好记，但那可是我爹娘花了粮食钱求算命先生给起的。说我命里缺水，一定要叫这个以后才能出人头地。我对这个势利眼的女人没有什么好感，自从听校长介绍了我和杨树的家里情况，她就对我们没什么好脸色，更遑论记住我的名字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

班主任推了推金丝眼镜，有些不满地皱眉盯着我。

“身为老师连人名字都记不住，还想要态度，您够双标的啊！”

杨树一句话说得班主任顿时脸涨成猪肝色。

“大家好，我是杨树，他是关承泽。以后咱就是同学了，各位，请多关照啊。”

杨树说完就向教室后面走去。我看了看班主任涨红的脸，叹了口气，背上两个书包也跟着走向教室后排。

“哎！关承泽！”

班主任回过神来，不敢得罪杨树，又开始找我的事。

“我兄弟想和我坐一起，您管得宽了点吧？”

“你——算了，自习自习！明天记得交作业。”

班主任踩着高跟鞋怒气冲冲地走了。几分钟后，一个男生跑出去确认班主任已经走远了，班里这才炸了锅。

“我靠，帅啊，哥们儿，你什么来路啊，敢和老处女叫板！”

“对啊对啊，你们两位来头肯定不一般吧？”

“那个老处女就是软得欺，硬得怕，有种！”

杨树笑嘻嘻地听着各路奉承但并没有答话，一副“由你们猜”的模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难得受重视，我却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和在场的各位准备出国的官二代富二代不同，我和杨树可都是奔三的人了。我二十五，他二十四，这会儿回炉重造，和一堆十七八

的小毛头一个班，玩什么“留学生”游戏，除了烦躁我没有别的情绪。

“想什么呢？”

杨树看我不说话给了我肩膀一拳。

“没什么。”

我把他的书包扔给他，起身往门外走。反正他杨家是让我来陪读的，就交了个住宿费，杨树不在乎，我可没脸赖在教室不走。

“哎，你去哪啊？”

走到班门口还能听见杨树扯着脖子喊。

我在走廊里漫无目的地闲逛，一个圆脸男孩冒冒失失从对面跑过来，撞在我身上，飞快地说了声：

“Sorry！”

然后就拐进另一个教室里，我抬眼一看，上面写着A班。转而想到杨树在的班级是B班，不由得皱了皱眉，回想起才到留学中心的事。

两小时前，我和杨树在校长室门口等着会面。

“杨树、关承泽，校长叫你们进去！”

一个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美艳女人拉开门走出来，示意我们进去。一进屋就看到实木桌子后的皮椅上，坐着一个卷发八字胡的中年男人。身穿白色衬衫和条纹马甲，旁边的书柜上摆着各种历史、兵法的书籍，还有许多奖状。办公室的一角放着一张会客桌还有四张沙发椅，茶几上的水瓶显示着我们来之前还有别的客人。

“校长好。”

我先开口打招呼，顺便不着痕迹地给杨树递了个眼神。

“校长你够年轻的啊，看着跟我哥似的！”

才进门没两分钟，杨树的痞气就出来了，当着校长的面和他开玩笑。

“过奖，过奖，保养得好。”

校长站起身示意我们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他自己也走过来坐在我们对面。

“小杨……是吧？我看过你的资料了。哎呀，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一般来说我们这是不允许插班的，但是……”

“但是我爸多赞助了点儿，所以也没什么要紧的了，对吧？”

杨树打断了校长的寒暄，大大咧咧地往沙发椅上一瘫。我轻咳了一声，看到校长微微皱眉，又开口道：

“只是你来得晚，A班是没地方了，只能把你安排到B班去了。”

杨树闻言“蹭”地站起来，正准备争辩什么，我就抢先开口道：

“A、B班有什么区别吗？”

校长瞥了我一眼，漫不经心道：

“理论上没什么区别，只是A班的学生都是很早就报名的，很多都是不准备考大学直接出国的高才生，还有各省实验学校保送的；B班插班生多一点，也就这点区别了。”

“瞧您说的，什么成绩不成绩的啊，能到这来的，不就都那点事嘛……”

我伸手拦着杨树，担心他的话会触怒校长。

“哎，这是哪儿的话。我不都说了嘛，这个，你来得晚嘛……”

“B班就B班，不就个破字母嘛，什么A啊B啊，我还不稀罕呢！”

杨树闻言甩脸就出门去了，我叹了口气，也跟了出去。

看看A班的班牌，我心知之前校长的话纯属敷衍。来之前我已经听介绍人说过了，留学中心的A班是那些成绩好家庭背景又好的；B班则是一群“破罐破摔”“死马当活马医”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考不上大学，家长不信邪，非要把孩子送出国的。

“哎，你走那么快干吗？”

我在A班门口出神的当口，杨树已经追了上来。

“我说，你不是还生气呢吧？出国是好事啊，别气了。”

杨树跑到我面前振振有词，我懒得和他解释。像他这种天生什么都不缺的人，肯定不能理解建设部的机会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混个北京户口，找份好工作，再有套房，这样我们一家就不用总替别人种地做饭了。从小我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努力的，眼看要熬出头却被最好的兄弟毁了机会，怎能不生气？抛却工作不说，就连梁爽知道我要出国

的事也和我闹别扭了，觉得我放弃工作机会选择出国，这么大的事都没有和她商量，分明就是不爱她，不在意她的感受。

“阿泽，别那么想不开。就当见见世面嘛，不比在国内自在得多？再说，我爸有的是钱，咱哥俩出去也吃不了苦。”

我想不开？什么叫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就是。事情是没轮到他杨树身上，要是换他工作丢了，北京户口没了，女朋友还不知是否保得住，他心情能好？

“没法和梁爽解释，烦。”

避重就轻，反正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不算说谎。

“嗨，多大点事。不就是嫂子嘛。我帮你解释。回头你从国外给她寄点礼物就好了。女生都喜欢礼物。反正她现在也上学呢，等你回来她毕业一两年，正好结婚。”

杨树掰着手指算了一下，笑嘻嘻地揽过我的肩膀拍了拍，道：

“放心。出国是好事，嫂子肯定支持的。”

我勉强点了点头，心里却还是抵触得很。我本身就是个传统的人，对出国一点兴趣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温馨的小家，父慈子孝天伦之乐是我最大的愿望。可现在，一切都由不得我。一千万个不愿意也抵不过爹一句：“人得知恩图报。”我恨死了知恩图报。早知道有今天，我宁愿自己打工赚钱上学，也不要杨树家的钱。

心烦意乱地回到教室拿书包，看看身边那些玩手机、游戏机、笔记本电脑的“同学”，我不由得叹了口气。看看这帮人，在父母眼皮底下都不学，到了留学中心指望他们想通了开始发奋？只能说这是家长们的美好幻想罢了。和这些人混在一起，除了烦躁还是烦躁。

回到宿舍，我实在忍不住问杨树：

“你为什么忽然想出国啊？”

杨树显然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忽闪着他那双大眼睛琢磨了一会儿，嬉皮笑脸道：

“说实话啊？懒得工作呗。但是不工作又怕他们唠叨。再说，我也懒得老被那些结婚生子、忠孝悌节的破事纠缠。我还不到三十呢，再